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一百二十

明 章潢 撰

百戰奇法總叙

百戰奇法多出孫武子五經七書蓋以孫子為經百法若傳每法既具所以復引古將帥所行有合者證之可謂極用兵之妙在兵家視之若無餘法矣竊嘗聞之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

如耳子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又紛然雜出而無窮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於古之成法其不挫衂而覆敗也難矣哉兹書百法雖做於古而其間方畧亦未始不宜於今握兵權者平時能熟於心若將有事而精神籌度之及夫臨敵又能相機而應之以變通之術則所謂周悉萬全者吾誠有焉上者必勝其次亦能全師而歸未有失利者矣

百戰奇法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為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强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致勝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漢末劉先主在襄陽三往求計於諸葛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輔此可以為援而不

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圖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果如其計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春秋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

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為酌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吾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周公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報晉平公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周將韋叔

裕字孝寬以字行守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遥通書信故齊動静朝廷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驍而有勇孝寬深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因令嚴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曰高山不推自隤槲木不扶自立諜人多賫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徴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舉兵遂滅齊

選戰

凡與敵戰須要選選勇將銳卒使為先鋒一則壯兵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建安十二年袁尚照奔上谷郡

烏桓數入塞為害曹操征之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率兵從盧龍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歴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方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若遇平陽之道須拒馬鎗為方陣步軍在内馬軍

在外中分為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則我分兵前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為員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方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為行馬蒺藜

五代史晉將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備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陷新州德威復取不克奔歸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聞之約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以救之乃自易州

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以百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爾種類矣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大戰存審乃趨後陳起而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口遁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

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陽之地進退無礙戰則必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五代史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距於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鋭者亦少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患其衆曰此汴宋販傭耳退而告之莊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戰今所不乘勢而急擊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皆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原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悦退卧帳中諸將無敢請見者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法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

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乃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選騎三百挑戰因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以其兵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急擊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賫糧糗縱其能賫有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饑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檝須居上風上流上

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凡與步卒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為方陣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晉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懷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

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顏卿方畧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夷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

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凉勁卒三十萬潜軍密進窺伺劍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萬更代者八萬時魏軍始陣代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强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代者促裝待期妻子鶴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發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住者奮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劍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敎戰

凡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進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是謂將軍

眾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陽寬廣之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務廣　晉武時秦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玄相距玄使謂苻堅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而逼之融亦以為然遂麾軍使却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桓伊等以精鋭八千渡淝水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兵大戰淝水南堅衆大潰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務隘北史西魏大統三年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南集諸將來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皆轉騷擾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六十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謂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至陳曲北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干戈于葭蘆之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士望見軍少爭進卒亂而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破之

焉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愛上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為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

妄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吴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進前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使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擢

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
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
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旦日中會
軍門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
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日中而賈不至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
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為後期賈對曰不佞大
夫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
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
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
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
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皆振
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苴曰將在
軍君命有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云何對
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

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逐報然後行軍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日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卒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罷乃率衆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當前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漢末大將軍曹操每攻城破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賞有功者若勲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大將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敵若彼為客我為主不可輕戰為吾兵安士卒顧

家當集人聚財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為散地

北史後魏太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前軍大敗績德又欲攻之别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德曰何故諱曰魏垂軍遠入利于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軍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不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粮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别駕之言真良平

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為主我為客惟務深入深入則為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爾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韓信涉西河擄魏豹擒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粮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能成列其勢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進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為所擒成安自以為義兵不聽果被殺

强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强可偽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下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擄者斬匈奴每入盜輙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謂李牧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牧將歲餘匈奴來每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强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

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騎得一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以擊之乃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能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强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强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强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全軍遠害法曰强弱形也　後漢羌胡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

宣言上當詣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日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釁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蜀將關侯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于樊城吳將呂蒙在陸口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侯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侯矜其驍氣凌轢于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

相閑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見至尋宜好爲計蒙曰侯素勇猛既難與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畫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敵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召遜拜偏將軍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關侯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撫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某不敏受命來西延慕光塵思禀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踈遲忝所不堪喜鄰德威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侯覽書有謙下自托之意

遜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與鄰國當畢詞厚賂結之以為己援若我敵人之前後彼可倚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

三國蜀將關侯圍魏曹仁于樊魏遣左將軍于禁等救之會漢水暴起侯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入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于國家之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內親而外踈蜀今得意權必不顧也可諭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遜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侯果棄

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為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顔良攻曹將東郡大守劉延於白馬紹率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率輕兵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

來迎戰操使張遼關侯前登擊破之斬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啟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止于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

討賊之形頗顯露今若中止孫皓懼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添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時帝與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棋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强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許之預陳兵秣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遂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于是湘江之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仗節宣詔而撫綏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專克今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法曰晝戰多旌旗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為左右中軍使夜或左右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為中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亂遂大敗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三國魏文帝大軍南征兵到精湖魏將滿寵率諸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儆夜半敵果十部來燒寵掩殺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壘相對持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加守護恐為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遣

餓兵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軍無糧食則亡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遣運糧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賈詡荀攸勸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備聞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紹棄甲而遁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曲直必用鄉人引而

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者不能知地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寇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醉臥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據得裨將十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帥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皆用校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

知戰

凡興兵伐敵所戰之地必豫知之師至之日必使敵

入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告急于齊齊用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至所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候為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為甲人持一白旗遠則軍前後接續候望若見賊馬以次近轉告白主將令衆豫為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史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

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四望隰中無虜夜引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沛澤圮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與不能出其地道遠日暮宿師於中必就地形之環龜都中高四下為圓營四面受敵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

圯環龜都堅 唐甘露元年突厥阿思德溫傅反詔吏部尚書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單于界北日將暮已立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比暮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曰爭地勿攻 三國魏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塹先據之議者多不謂然淮曰若亮跨渭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立蜀兵大至淮遂衝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將皆以為欲攻西圍淮獨以亮見形于西欲使衆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敗

地戰

勝法曰絕山依谷 後漢將馬援為隴西太守三降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史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外諸將萬戶人悉降羌不知依山谷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三國魏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吳將呂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難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于是孫權親征一朝夜至問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高壘蒙曰治壘必歷月乃成彼城備已脩外救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及水未漲而歸全勝之術也權從之乃薦甘寧為升城都督率軍攻其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蒙功即拜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已者也知已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可勝則出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七國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兵方攻梁梁急請救于亞夫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王上書于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相攻擊至于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

入吳楚兵饑乃引兵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之攻者受害陷非九地之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獘

果自解去

敵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强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之半也此言既知彼又知已但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晉劉裕討南燕慕容超詔拒晉師公孫五樓曰晉師勁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揀精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遣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

軟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戰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眾多非可以一時入手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兵踐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十里而軍軍壘成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縱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緜閣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為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揀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燕

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居平陸須居高阜恃於形勝順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高

戰國秦攻韓圍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曰道遠路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乘對如頗言又召趙奢問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壘不進而令軍士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與軍不行乃增壘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晝夜至秦間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諫趙奢納之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

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請受刑奢曰須後令至邯鄲歷復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曰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列未整先兵以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

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勍者皆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橫

亘數里諸將皆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以覘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自卯至午時卒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賊若不動正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循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其陣却止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攻之所向披靡程齩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

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為奇三國魏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躡于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去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

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行甚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勝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利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漢中劉禪遣使請降遂滅蜀

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韓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詞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遣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

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鶻爾貝勒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斫人胄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鵶口擒敵將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敵陳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汲津及奇沁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奏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為中興功第一

正戰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謀計不能誘

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三國蜀諸葛亮將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之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督關右諸軍守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

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羣臣未知計所出

虛戰

凡與敵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道魏延諸將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拒亮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軍相去六十里候還白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止卻恐與已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偃旗臥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

兵於是率衆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參佐拊手而笑曰司馬必謂吾却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為漢中王拜關侯為前軍假節鉞屯江陵是嵗侯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侯龎德被誅梁郟陸渾羣盜咸遥受侯印號為支黨侯威振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詳審量敵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為敵所敗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

凡與敵戰須兼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舉也若此則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宋岳飛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

卒夜宿民開門顧納無敢入者軍號𣲖死不拆屋餓死不固掠卒有疾躬為診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以謀謀定而後戰故勝無敗倅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害戰

凡與敵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擾邊民可於要害處立伏兵或築陣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利忠義為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岸有

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引兵西去故地張仁愿請乘虛取漢河南地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以助功咸陽人二百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勿應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動法曰安則靜

三國蜀將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大將司馬懿拒之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遠入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以歸師不之迫于是楊儀結陣而去懿經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粮食輜重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粮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

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亮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須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梁使副將劉尚將十萬餘人屯於

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責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兵十萬餘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疑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勝之斬謝豐袁吉于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譴責帝曰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若先

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于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鋭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成都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死戰

凡敵人强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填夷井竈焚舟破釜絶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秦將章邯已破楚將項梁軍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

張耳為相兵敗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别將皆屬焉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餘日不進遣其子宋襄相齊自送之無鹽飲酒高會項羽曰今國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之下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叛亂即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襄及之齊殺之且使報命于楚懷王因命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焉項羽已殺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率二萬衆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即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

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及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楚擊秦軍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人人惴恐於是大破秦軍

漢將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戰願假奇兵二萬從間道絕其輜重成安君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曰諾信會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耳棄旗鼓

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三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壁皆拔趙旗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去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于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殺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兵已設要當割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為將臨陣畏怯欲要生必反所為殺法曰幸生則死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與戰於敖鄗之間晉中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故將士懈心生而卒不可勝

饑戰

凡興兵征討深入敵地芻糧乏闕必須分兵抄掠據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北史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湘州陳將侯瑱襲之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

援既絶人懐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粮少乃于營内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随即遣之瑱等聞之以粮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之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船載米粟及龍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船伏兵于中瑱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争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秉馬投瑱瑱輙納之敦乃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毎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乗前馬詐投瑱營瑱即遣兵迎接争來牽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盡發殺之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飽戰

凡敵人遠來糧食不繼敵饑我飽可堅壁不戰持

久以敝之絶其糧道彼退走密遣騎兵邀其歸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饑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皆在於是武周自據太原專寄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内實空虚擄掠為資意在速戰我閉營待其饑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宏基等絶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營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陣而據之我後去趨戰則我勞而為敵所勝法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晉司空劉琨遣將軍姬澹率兵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且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異勢必獲萬全勒曰澹軍遠來體疲力竭犬馬烏合號令不齊一戰可擒也何強之有援又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不宜易遠且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率兵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麾兵追之伏發夾擊澹大敗而退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勵以待敵佚而猶勞法曰有備無患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司岫守安陸曰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率衆南伐攻梁隋州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隋郡陷恐安陸不守遂歸赴援諸

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已在近路今我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于是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忠親自陷陣悉得仲禮之衆安陸及竟陵郡如忠所策

勝戰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怠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既勝若否 秦二世時項梁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舂收兵入濮陽沛公與項羽攻定陶因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

李由還攻外黄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進諫于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兵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而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兵益章邯擊楚軍大敗之項梁死

敗戰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當整利器械激揚士氣候彼怠懈而擊之則勝法曰因害而奮可解也

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張方討長沙王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方潛軍破商遂入洛陽商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于是少郤方止之不

可得衆遂大敗殺傷滿衢巷方退壁于三十里人皆挫衄無復固志多訥降方曰兵之利鈍是常事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八里商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遂大敗而還

進戰

凡與敵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擣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唐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擊破突厥頡利可汗使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歸附以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內懷遲疑靖揣知其意時詔遣鴻臚卿唐儉等慰諭之靖謂副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安若萬騎賫三日糧自白道襲之必

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兵未及陣靖率兵擊之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乃為大通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

三國魏將曹真伐蜀司馬懿同行出駱谷次興元蜀將王琳乘夜襲擊懿令堅卧不動琳退懿謂諸將曰賊棄掠險守拒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急

旋軍以為後圖琳等果馳兵趣三嶺爭險真等潛師越險行得退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挑攻之伏軍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十六國姚襄據黃洛苻生遣將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襄襄深溝高壘守不肯戰鄧羌曰襄性剛愎易以撓動若長驅一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戰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步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率騎而退追之於三原羌回拒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俘其衆

宋建炎十年劉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諸軍所部八字軍幾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携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吹拔坐旗錡曰此兵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猷計錡曰城中有粮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時守備一無可恃撤民門扉周匝蔽城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哈等二人詰之曰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獲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

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
金人疑不敢近時順昌已圍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
于東村距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將士五百人夜
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被甲者輒殲之金
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
以枚也令折竹為嘂如市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
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
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
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
不十七日至順昌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
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獻浮橋五
所錡遣人毒水上流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
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翻休更食養馬垣下
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暑氣清涼
錡按甲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
西門挑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

犯之統制官趙𢛎韓直身中數矢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烏珠拔營北去平日恃拐子馬以為强亦十損七八金人震恐喪魄

致戰

凡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能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人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後漢建武四年光武詔耿弇悉收集降附結部曲置將吏弇率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將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别于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營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

亡賁邑分兵遣其弟賁敢守巨里身進先圍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兵守巨里自率精銳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取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懼賁敢亡歸張步弇悉收其積聚縱兵攻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則敵必幷衆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可用竹木蒲葦甖瓶甕囊槍杆之屬綴為排筏皆可濟

渡法曰遠而示之近漢初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絶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以韓信為左丞相擊豹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率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近戰

凡與敵夾水為陣我欲攻近示之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以遠春秋越人伐吳吳人御之笠澤夾水而陣越人為左右陣夜譟鼓而進吳分兵應之吳軍大敗遂至滅亡

水戰

凡與敵戰或岸邊為陣或水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為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使敵不得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漢酈生說齊下之齊王日與生縱酒為樂而罷守備薊道說信遂渡河襲齊齊王以酈生為賣已烹之而走高密請救於楚楚遣龍且將兵救齊或曰漢兵遠來其鋒難當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其城城關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食可不戰而擒也龍且曰吾知韓信易與耳今君命救齊不戰而降之有何功若戰而勝齊可平也遂進兵與漢兵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吾故知信怯遂追之因擊殺且水東軍散走遂平齊

宋高宗時以隋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岳飛命飛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誠心善遇其將黃佐遂降飛表授左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撫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不榮哉吾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會臺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以短攻所長則難若因將用敵以奪其

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而從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得諸賊浚許之飛遂如鄂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勇來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得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撫循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諸軍之冠

火戰

凡戰若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于大澤匈奴于上風縱火陵亦先於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因朱雋與賊波才戰賊遂圍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出軍士束苣乘城使銳卒間出營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曹操將兵適至合戰大敗之斬數萬○後漢末劉表死曹操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軍敗退别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帥黃蓋曰今寇

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數千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係大船之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望觀指言蓋降蓋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燒岸營落頃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北

緩戰

凡攻城之法最為下策不得已而為之所謂三月脩器械三月成距堙者六月也謂戒為已也忿躁不待攻具而令士卒蟻附恐傷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

徐如林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擊段龕於廣固圍之諸將請恪急攻恪曰有宜緩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得不速若我強彼弱外無救援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等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士不戮力盡銳攻之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要在取耳乃為堅壘以守之終克廣固

速戰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神速三國蜀將孟達降魏遂領新城太守未幾復連吳附蜀以叛魏司馬懿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蜀交結宜觀望而後可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當及其未定促而決之

乃倍道兼行至新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乃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陽八百里去吳一百二十里聞吾舉事表上天子比相反在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將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外為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申儀等斬達首開門以降○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克壽陽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三國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淵之將卑衍楊祚率步騎數萬阻遼隧圍塹二十餘里以拒懿懿之舟潛濟遼水作圍棄城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城而作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軍也攻之正墮其計賊大衆在此其巢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亂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整士卒諠譁宜急出兵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

春秋時齊師次於郎曾侯衛之公子偃曰宋師

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先犯之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分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若五倍於敵則三術為正三術為奇三倍於敵三術為正一術為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法曰分不分為縻軍

梁將陳霸先王僧辯討侯景於張公洲高旗巨艦截江蔽空乘潮順流景登石頭望之不悅曰彼軍士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帥鐵騎萬人鳴鼓而前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從之以勁弩當其前輕銳蹂其後大

陣衝其中堅遂大潰棄城而走

合戰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强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分兵屯數處敵若以衆攻我當聚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為孤旅

漢五年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以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自刎楚地悉定○晋武帝欲滅吳羊祜疏請合梁益荊楚徐揚青兗巴蜀之兵以臨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勢危形散

帝納之竟以此平吳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勵士卒使忿怒而後戰法曰殺敵者怒也

漢光武詔將軍王霸馬武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四千餘救建遣精騎遮擊武軍糧馬

武救之建於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勢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守將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堅守勢不相援彼必乘輕進武知無救則其戰當自力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一千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大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遂大敗之

氣戰

凡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盛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氣則不可大頻大頻則氣

易衰不可大遠大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内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勝敗之必矣法曰氣實則鬬氣奪則走春秋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三鼓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敗之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當須應之若旗參差

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號令諠囂而不一此真敗卻也可以逐法曰凡從勿急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唐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宗羅睺拒之大破於淺水原太宗帥騎追之直趨折墌圍之仁果將多臨陣來降復還太宗縱令不追須臾各乘馬至太宗具知仁果虛實乃進兵合圍使辯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破敵乃捨步兵又無攻具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何也太宗曰此權道也且羅睺所將隴外人吾雖破之然斬獲不多若縱之則皆入城仁果收而撫之未易克也迫之則兵散隴外折墌自虛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所以懼而降也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竭可選輕銳躡之若是歸師則不可遏也法曰歸師勿遏漢獻帝建安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之繡屯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軍不得進前後受敵夜乃鑿險偽遁伏兵以待繡悉兵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敗之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勝

不戰

凡戰若敵眾我寡敵強我弱兵勢不利彼或遠來糧餉不絕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敝之則敵可破

法曰不戰在我唐武德中太宗帥兵渡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李道宗時年十七從軍與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陣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今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將竭必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見識與我合後果食盡夜遁追入介州一戰敗之

必戰

凡興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主君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

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魏明帝召司馬懿于長安使將兵往遼東討公孫淵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騎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度淵以何計得策懿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乃成擒耳曰三者何出懿曰惟明君能度彼我預有所棄此非淵所及也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兵淵遣將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所以敗績昆陽也彼大衆在此巢穴空虛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賊盡銳趨之懿潛濟已出其地乃棄賊直趨襄平賊將戰敗懿圍襄平諸將請攻之懿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旬日之半破堅城斬孟達今日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之懿曰達衆少而粟

支一年淵軍四倍于達而粮不淹月以一月較一年安事速為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而計粮也况賊衆我寡賊饑我飽而雨乃爾攻具不設促之何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憂賊走今賊粮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恃其衆故雖饑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求小利而驚之非計也既而雨霽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粮盡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將王建柳請解圍當君臣面縛懿皆斬之淵突圍而走懿復追及泜水上殺之遼地悉平

○隋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軍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陣兵與充相對東接月城南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寛平於縱充兵多戈矛稍猾宜險狹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充縱步兵擊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千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

既渡南岸即乘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旌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寇兵來過即連舉六烽充乃令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于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潰沛大喪師走寇此行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輊出

避戰

凡戰若敵强我弱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漢靈帝中平年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討之董卓請速進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之是以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固備未易拔王國雖强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之

終不拔其衆疲敝解去嵩進兵追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師勿追嵩曰不然乃獨追擊破之卓有慙色

唐上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陳兵清河聲言渡河絶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汝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月謂其伴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慣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厚則若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李光弼

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布仲送之京師獻大廟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漢末曹操圍壺關攻之不拔操曰城拔皆坑之連日不下曹仁言於曹操曰圍師必示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坑使人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延日久今頓兵堅城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仁言乃拔其城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彼而擊此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

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後漢建武五年耿弇與張步相拒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兵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雖大而易攻乃與諸將會候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日夜為備至期弇敕諸將夜半蓐食會明至臨淄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備守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攻之則一日可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下頓兵堅城必多日縱能拔之藍率兵奔還臨淄併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所輸旬月

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果將兵亡去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
怠選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兵擊嶢關
張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多屠賈子易
以利動願且堅壁使人約和且日張旗幟為疑兵而
使酈生陸賈啗以利秦將多欲連和說沛公曰此特
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
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受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暴來圍我須詳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為尾擊當圓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虛我自塞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利衆而受敵北史魏高歡建議信都將討尒朱兆等孝武帝永熙元年春拔鄴尒朱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于鄴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萬乃于韓陵為員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皆有必死選精鋭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真偽遠明斥堠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則勝不然必敗

法曰受降如受敵　曹操討張繡于宛降之既而懷恨復叛襲擊曹軍殺曹操長史及子昂操中流矢師還舞陰繡將騎來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將佐曰吾強繡弱失在不便取質以至於此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敢矣

天戰

凡欲興師動衆伐罪弔民必在天時非孤虛向背也乃若君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

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討東齊後主緯隆化元年擢用邪佞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言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領親黨超擢非次法官由財進獄以賂成亂政害人使旱蝗水潦寇盜並起又猜嫌諸王皆無罪而受誅丞相斛律光及弟荊山羨並無罪受誅漸見土崩之勢周武帝乘亂一舉而滅之

人戰

凡戰所謂占天事推人事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梟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竿毀折惟主將決之若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邪

去疑至死無所之　唐武德六年輔公祏反詔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之將發與將士宴集命取水水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曰無疑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心為安先是賊將拒險邀戰孝恭不出以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孝恭堅卧不動曰以羸兵扣賊營挑戰選精騎陣以待羸兵却賊追北而躡遇祖尚薄戰遂敗趙郡王乘勝破其別陣公祏窮走追騎生擒之

難戰

凡為將之道要在甘苦共眾如遇危險之地不可捨眾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忘己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眾　魏曹

操征孫權還張遼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書題其函曰敵至乃發俄而權率衆圍合肥乃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護軍勿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敵謂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挫其盛氣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勝負之機在此一舉諸君何疑李典意與遼于是遼募勇敢得八百人椎牛享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出戰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呼自名衝陣至權麾下權大驚衆莫知所以走登高權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不敢動乃聚兵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解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呼號曰將軍其舍我也遼復還入圍拔出餘衆權軍無敢當者自旦至日中吳人奪氣遼脩守備衆乃安心悅孫權守合肥旬日城不得拔乃退遼率諸將追擊幾復獲權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强弱衆寡我可遠其强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也北史周武帝伐齊之河陽宇文護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城小山平攻之易拔武帝不納終無成功

離戰

凡與敵戰可密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諜者以間之彼若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而

離之燕上將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伐齊破之湣王出奔于莒燕將聞齊王在莒合攻之楚將淖齒將兵救齊因與齊恐欲與燕將分齊地乃執湣王數其罪而誅之復堅守莒城即墨以拒燕兵數攻不下樂毅并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城中推田單為將軍頃之昭王薨惠王之為太子時與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懼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乃使騎劫代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單乃詐以卒為神師而事之列火牛陣大破燕軍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自莒入臨菑

餌戰

凡敵所謂餌者非謂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為

餌兵也如交鋒際或棄牛馬或委財物或捨輜重切不可取取之必敗法曰餌兵漢末袁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坡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謂餌兵如之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之破之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草木多張旗幟以為人屯使敵備東而我擊之西則必勝或我欲退偽虛

陣設留而屯敵必不敢追我法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北史周武帝東討以宇文憲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齊主亦自來援時陳王純頓千里陘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分水關並受憲節度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庵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向千里陘又遣衆出汾水關自率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庵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窮戰

凡戰知我衆敵寡彼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切勿追之蓋物極則返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追

漢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見充國兵至羌久屯懈弛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也不可追緩之則彼不顧急之則還死諸校曰善羌赴水溺死者數百餘人皆奔潰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或遇風逆出不意而掎之則無有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五代史晉都排陣招討使符彥卿等與契丹戰于陽城為敵所圍而軍中無水穿井輒崩又東北風大起敵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枉死諸

將請戰杜威曰伺風少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風沙之内彼衆我寡莫測多少但力戰者勝此風力助我也即呼曰諸軍齊擊賊符彦卿召諸將問計或曰敵得風勢宜待風回彦卿亦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曰今軍饑渴已甚待風迴吾屬為俘矣但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詭道也符彦卿等乃率精騎擊之逐北二十餘里契丹主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擊之得一槖駝乘之遁去晉軍乃定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敵無備可潛兵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 唐遣唐鄧節度使李愬討吴元濟先是愬遣將將十餘騎巡邏遇賊將丁士良戰獲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遂

命解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其德愬署為投生將士良謂愬曰吳秀琳據文城為賊左臂官軍不可近者有陳光洽為之主謀也然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擒之則秀琳自降矣從之及光洽被執秀琳果降愬延陳光洽問計答曰將軍必欲破賊非得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有勇畧守興橋柵每戰常輕官軍時祐率衆刈麥于野愬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林中秀琳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獨待以客禮時復與語諸將不悅愬力不能獨完乃械祐之京師先密表曰若殺祐則無成功詔以祐還愬愬見祐大喜署為兵馬使令佩刀出入帳中始定破蔡之計令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以監軍三千為中軍李進誠以三千殿為後軍令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敕士少休令士卒食乾糧整羈靮駭鎧弓及時大雪旗幟折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謂必死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

衆皆失色相泣曰果落李祐奸計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分輕兵斷賊朗山之援又斷洄曲及諸道橋梁行七十里至懸瓠城城旁皆鵝鴨池愬擊之以亂聲初蔡人拒命官軍凡五十年不能至其城下故蔡皆不為備祐等攻城先登衆從之殺守門者而留擊柝者納其衆城中雞鳴雪止遂執元濟檻送京師淮西悉平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衄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激勵進戰氣衰則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度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人及問王翦曰

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乃命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荆翦因不用遂謝病頻陽信與蒙恬攻楚大破之乃引兵而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破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見王翦强起之對曰老臣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從之翦遂將軍王送之灞上荆人聞之悉兵以禦翦翦堅壁不戰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與士卒同甘苦久之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荆數挑戰不出乃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

翦乘勢畧定城邑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鼓之不進未聞金先退須

擇而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重損軍威須假之以顔色示以不畏說以利害喻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執戮禁畏大畏則勿殺戮示之以顔色告之以所生陳武帝封王僧辯先召文帝與謀時僧辯壻杜龕據吳興兵甚衆武帝密令文帝速還長城立栅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

書戰

凡與敵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親戚往來恐言語

不一衆心疑惑法曰信問通則心有所恐親戚來則心有所戀

漢將關侯屯江陵吳以呂蒙代魯肅屯陸口蒙初至屯倍脩恩德與侯厚結好後襲侯收公安南郡而蜀將皆降于蒙蒙入據城得侯將士家屬皆撫諭令軍卒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蒙麾下士與蒙同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乃泣而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邺耆老問所不足疾病給醫藥饑寒者與衣粮侯還在道路每遣人相聞蒙輙厚遇之周遊城中家家致問侯人還私相參問咸聞家門無恙相待過於平時故士卒皆無鬬志會權又至侯西走章鄉衆皆降侯被殺

好戰

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以國之大民之衆盡銳征伐爭討不止終至敗亡悔無所追然兵猶火也弗戢將有自焚之災黷武窮兵禍不旋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隋煬帝國非不大民非不衆嗜武好戰日尋干戈征伐不休及事變兵敗遼城禍起蕭墻豈不為後世笑吁慎哉

變戰

夫兵家之法要在應變好古知兵舉動必先料敵敵無變動則待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

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五代梁末魏博亂賀得倫降唐莊宗入魏博梁將劉鄩拒唐軍于莘野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運餉帝詔鄩出戰鄩曰晉兵未易擊俟彼進取苟得機便豈敢坐貽患害帝又遣使問鄩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可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鄩謂諸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彼軍氣盛難可輕克諸君以為何如衆皆欲戰鄩默然及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令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若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鄩營亦不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鄩以萬人薄其營俘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鄩退復戰于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嗣源夾擊鄩兵大敗

忘戰

凡安不妄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慮有弗庭無以捍禦必須內脩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不忘戰教民不離乎習兵也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傾唐玄宗時承平日久毀戈放馬罷鎮將因不知兵民不知戰及安史之亂倉卒變生不圖文士不足以為將市人不足以為戰而神器幾危吁戰其可忘哉

戰法總論

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謀者攻敵之心

使不能謀也伐交者絶敵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刄於立尸之塲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則善制戰者必先審於已一得地利二卒習服三器用利然後察彼之形勢不明敵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敵人之情者不誓約不明敵人之將者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者不先陣知彼知此則先定計於内出於境是謂以理擊亂以教卒練士擊白徒毆衆無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教四

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勝其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與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不可戰勝之半也夫戰兵先欲團一團一則一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心均故古之稱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

尾皆至或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吳人與越人相惡及同舟而濟則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軍身也卒股也伍拇指也謂將之役士士之從將如一身之與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當也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兵不雜則不相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大長則犯大短則不及大輕則銳銳則易亂大犯則鈍鈍則不濟故給兵配仗咸有率分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難知如陰陽

動如雷霆掠鄉分衆闢地分利懸權而動動不可久久則鋭兵費則挫威詘力縱敵生變失利後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虚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脱兎敵不及拒敵之開闔當亟入之故曰兵之情貴速乘人之不及也雖然猶須以治待亂以静待譁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饑故曰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間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大過後之一刻則失時也夫善戰者能易寡

為衆易衆為寡何為哉當出其不意衝其所虛形人而我無形使我常專敵常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則此衆彼寡我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常使之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多則我所戰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夫戰固有當擊當避當縱者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無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至若

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又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如此類者皆敵人方乘氣鋭而來不可亟争故避而殺其鋒閒而誘其潰也或問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其所愛則聽矣敵所愛而恃者便地餉野糧道也先之奪敵人之心也夫戰兵貴勢勢可以先戰而震敵於其乘利則疾奮敵不暇支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不復攖手然則兵之所以能為勢者有三一氣勢二地

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所謂氣勢也據其險阻絕其餉道分其應援襲其歸路此所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饑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所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决非必死非蓄怒亦能為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機又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决積水於千仞之溪至於漂石者皆勢由然也可不務乎夫戰兵常持有餘以待不

足故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若進止不度飲食不繼馬疾人倦而不觧舍則兵不堪命則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北矣夫衆以寡則為追裹而開之或分而迭擊或三分而乘之彼衆則以方從之又曰敵若衆衆則受圍兵士甚惱我而不懼故知以固存以為勝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則智者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决也夫重用兵者强輕用兵者弱猶為不可故

黷武而圖利兵久而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役不載籍糧不三載因糧於敵以足兵食是謂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戰為國者五勝者亡四勝者禍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此謂兵黷戰人殘人屈財之如此也故古之明主知將以言爭戰者莫之敢易也兵法曰凡戰晝以旌旗旆幡為麾夜以金鐸鼓菰荻為菰荻蘆葉為管吹為號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麾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

威肅命如此則前無堅敵若聞鼓不起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益於用哉故戰之道等藝立卒伍定行列正從容固言居實位欲栗力欲窕氣欲閒欲一陣行惟疎戰為密遠者示之則不畏近者勿示則散示之以所生兩鋒相值有將未知敵則用寡而觀其變進退而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設而觀其治皆候敵家先動變生其間我得其形則以計應常擊其亂不攻其治故善

戰者應形於無窮其理未可見且以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擒譬夫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窮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或待衆之作則適而勿鼓故曰稱衆因地因戰陣令心雖然若後動不能觀敵而制計則禍愈于先動故曰先則敝後則懾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畏人之心待其衰也其或敵攻則也而伺之敵謀老我師堅陣不動則謀以先之擊其疑

駕其卒致其屈襲其虧上下同欲敵莫之禦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夫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生者害之也若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夫我以猶豫為凶以隱微為勇事莫善於必果莫成於勇決譬夫一盜荷戈於市則萬夫辟易非一盜獨勇萬人皆怯必死與必生非對也故曰居國忠以信在

軍廣以武又上果以敏夫戰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以輕行輕危以重行重無功進則相為重輕也夫必勝之兵必隱謂先用弱於敵而後戰也譬夫搏攫牧噬之戰其用牙角爪牙也託於畢微隱蔽所以能為暴故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善動者形之形之敵必後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所以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此也亦復因敵之謀以為已事審因求勝不可

窮也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建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兵不勝凡陣者以為兵出入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苻堅敗於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多者乎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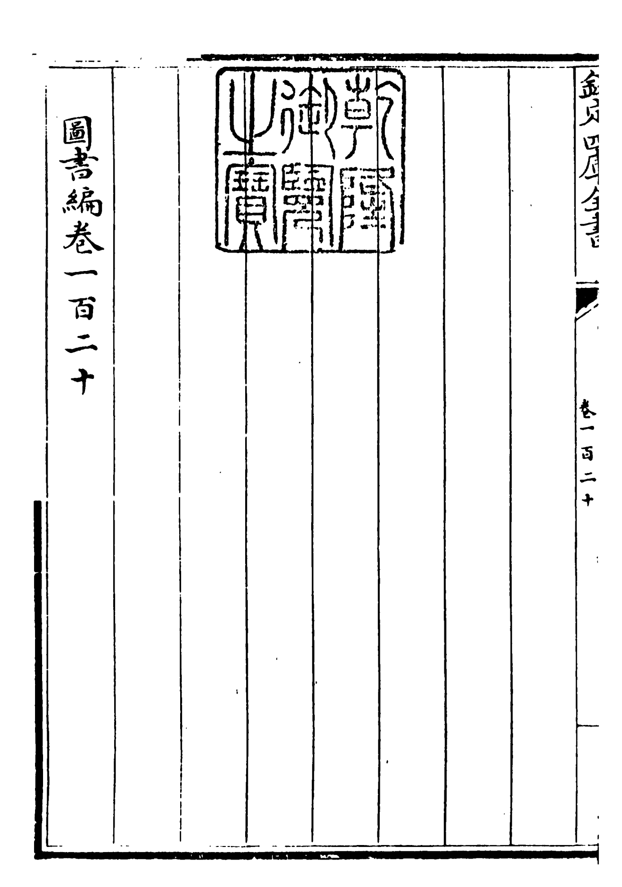
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為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為兩奇一千五百為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為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衆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埶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饑之安而動之攻其所不備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羸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於虞是也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

以餌鄧洪是也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實而備之者關侯討樊多留兵備公安南郡是也彊而避之者隨季梁無與楚軍遇是也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于汜水是也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佚而勞之者吳子亟肆以疲楚衆是也親而離之者陳平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安而動之者晉人以不虞而滅南燕是也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邪徑而趨劍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

也亦有因地形以為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謹視山川原隰之形必預計之為伏兵之地大率谿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擊之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塗深草者所以藏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

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絶糧食謬號令也山林翳薈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持譬如蜂蠆出於懷袖烈火發於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擾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圖書編卷一百二十